

通辽人

在通辽这座城市的记忆深处,永祥大院的故事如老照片般泛黄却温暖。当王亚萍老师以细腻笔触重现这座大院的人和事时,一位名叫张延的艺术家,带着他对艺术的执着与热爱,从岁月深处向我们走来。

# 张延:坚守那份初心

□王亚萍

辽河公园散步的人群里,一位披着一头未过肩长发的摄影人,在荷塘边时而半蹲,时而远眺。漫步中回头一瞥,他那专注的目光竟与那荷、那莲相映出宁静之美。

“你是大平吗?”一声乳名传来。  
“你是?”我止住脚步,望着摄影人努力回忆,试探着问。

“我是张延啊。”  
“张延?老七?”

尘封50载记忆的闸门,并没有因为岁月久远而风化模糊。那座已不复存在的永祥大院和永祥大院的人,在脑海中重新复盘、还原、叠现,甚至更加生动形象化了。我就像一个远行的游子风尘仆仆再次踏上回家的路。

## 岁月之痕

从记事起,我住的大院就叫永祥大院,如今已很难追溯是哪位先人最早在此盖房建院了。永祥大院,一个祈愿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永远和睦相处、家道祥和的名字,在大院里三代人心中根深蒂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有着近70年历史的永祥大院,在城里改造中悄然变迁。旧时大院套小院的叭叭房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大院的人家也分散到城市的各处,再难相遇。前些年,我在作家苏莉的一篇文章中了解到,张延是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会员、通辽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科尔沁区美术家协会主席。1986年,他的版画作品《新学年》入选全国《首届民族大家庭美术作品展》,此后创作之路一发不可收,多项作品获得奖项。

因为家学深厚,张延从小就喜欢画画,表现出了良好的艺术禀赋。张延的父亲张雪庵老先生16岁时学刻字印刷,学徒期满后,在城里商店租了一个靠窗台的位置,然后摆上桌子,以刻字为生。1948年,创办荣记印刷局,搞石板印刷,

自己设计手推印刷机。1949年,荣记印刷局改名印刷厂,再后发展到通辽印刷业领军企业。上世纪五十年代,张老先生就是通辽市政协委员。1956年公私合营后,担任私方厂长、厂长直至退休。张老先生的书法在老通辽城远近闻名,人民公园的“知春亭”“园中湖”以及各大商场牌匾题名,都出自他的笔下。

几十年过去,通辽城市改造日新月异,张雪庵老先生的墨宝大多已不复存在。作家苏莉曾用诗一般的语言赞扬张老先生的墨宝:“至今散发着幽幽的神采,给已经百年的通辽小城留下了来自上世纪初的一缕岁月之痕”。

这样的原生家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张延,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展现出良好的艺术禀赋。七八岁时,伏在母亲腿上,似懂非懂的看着母亲绣花,幼小的心灵对彩色的图案有了独特的认知。饭后,他常围在桌前看父亲练书法、设计商标,小手腕和眼睛也跟着父亲的手腕转动。十三岁时,父亲把他送到文化馆美术班学习,到了初中,张延已有一定的绘画基础。

## 脱颖而出

1977年,张延高中毕业到农村插队,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他不忘初心,一有空闲就拿起破旧的本子画画。村里的牛马羊,老乡家的鸡鸭猪狗,乃至锄头、镰刀等农具,都成了他素描的对象。在同伴眼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另类”。1978年,在哲盟师范学校美术专业数百名报考者中,张延脱颖而出,成为36个录取的学生之一,师从苏和、山丹老师,从此正式走上了与美相伴的道路。2015年,他荣获“全国少儿版画教育名师”称号。著名作家、书法家高万年高度评价其家族:“在通辽家族文化史上值得一书的一门。父子弟兄多

## 坚定的信念



张延

人热爱艺术并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而艺术造诣又多为同侪翘楚。画家张延则更是昆仲间的代表。”

张延的学生岳丽华在《拥抱生活》一文中这样描述他的作品:“张延笔下的牡丹,形态饱满而不臃肿,色彩明丽而不俗艳,枝叶洒脱而不狂漫,加以灵动的蝴蝶、蜜蜂、小鸟翩然其间,无论画面横竖、方圆,无论折枝小品、四尺长卷,经其老道的用笔、巧妙的构成和自然的渲染都闪烁着一种花鸟画家特有的成熟韵致,让人由衷地感受到画面传达出来的情趣恣肆的气度、生生不息的精神和世间最美好的祥和与欢愉。”这段话,恰是张延用青春、热血与才华,为这片热土倾注赤诚的生动写照。

聊,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中汲取快乐。风雪交加中的山坡上、原野中,他缓慢的步履给同行以鼓励。友人及学生们留言:“雪花飘洒,充满生机与激情”“冒着大雪去拍摄,向老师学习!您注意保暖啊!”他用作品征服了朋友圈。他常说:“作为一个摄影人,不仅要呈现眼中的世界,更要拥有创造自己独立看待世界的眼光。”

## 母校的骄傲

原哲盟师范学校校长张树芳曾在文章中写道:“48年来,哲师毕业生中有一批人先后走上了自治区级、盟市级处级领导岗位,还有一大批人成长为文化艺术界名人……张延是母校耀眼的星之一。”张延被专家、学者等赞誉既没有大师的气派,也没有名家的神色,实在朴素,话语不多,言谈举止比平凡人还平凡,比普通人还低调,但是当看到他的摄影和绘画作品时,那种通神摄魄的艺术表达会真正让你体会到视觉的盛宴和心灵的震撼!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张延领悟了其中含义并践行之。如今,远去了风华正茂,迎来了两鬓风霜。在诸多光环下,张延没有止步,他继承了父母的智慧与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不断地探索创新。

## 那年那月

# 远去的叫卖声

□刘宏杰

一个宁静的午后,楼后窄街传来叫卖声“烀苞米,新出锅的热乎苞米……”那声音由远及近,又渐渐模糊,最后彻底消失在风中。随着远去的叫卖声,我的思绪竟不由自主飘回到儿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百姓大多住平房。我家所在的片区民房密集,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足有七八百米长。有人的地方就有买卖,那会儿总有走街串巷的小商贩,胡同里不时传来各种叫卖声,也成了那些日子里鲜活的底色。

“冰棍啦!”炎炎夏日里,这声吆喝对孩子们有着极大诱惑。那时老百姓家没几台冰箱冰柜,孩子想“凉快”一下都难。卖冰棍的商贩在“二八”自行车后座上绑个木头箱子,里头裹层保温棉被,这自制“冰箱”能让冰棍几小时不化。不管男女,喊“冰棍啦”的声音都特有穿透力,还故意

把“啦”拖成二声,透着股滑稽。孩子们一听见叫卖声,早早就候在门口,掏出家长给的零花钱买一根——那时就两种冰棍,一毛钱的水果味,两毛钱的奶油味。可对孩子们来说,不管哪种,能含在嘴里都是顶开心的事。后来,有冰箱的人家多了,胡同小卖铺也多了,不知从哪天起,那声“冰棍啦”就再也没听过。

“豆腐!”得听准了,是“豆腐”——我们这儿卖豆腐的总这么喊,两个字能拉出十个字的绵长调子。过去卖豆腐的没固定摊位,想买全凭运气:有时胡同里一天能听见两三回,有时一两天都没动静。商贩同样在“二八”自行车后座上固定个木质方盘,豆腐切好块,上头扣张塑料布,脖子上还挂个哨子,往往哨声先到,叫卖声随后才来。有意思的是,街坊远远听见“豆腐”,赶紧抄起盘子或小盆奔

向门口,也喊一嗓子“豆腐”应和。我记事起,豆腐两毛一块,现在涨到两块钱了。如今那声“豆腐”,在早市偶尔能听到,平时难寻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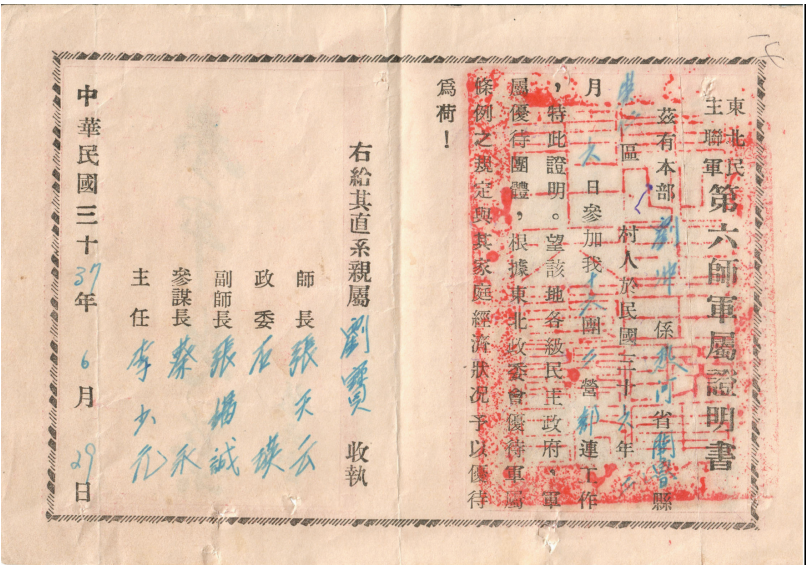
“糖葫芦,冰糖葫芦!”这声吆喝得等天冷了才能听到。跟卖冰棍、豆腐的不一样,卖糖葫芦的不爱钻胡同,更爱在街上找个固定地儿,或是骑车载着糖葫芦,往人流密集的地方去。车把前绑根木棍,顶端扎着厚蒲草,红彤彤的糖葫芦就插在上头——带杆的八毛一串,抠籽的一块一串。说实话,那会儿糖葫芦做工粗糙,也不算卫生,可一个冬天能吃上几串,就开心好几天。后来,卖糖葫芦的从自行车换成带棚电动车,糖葫芦也不只有山楂了,猕猴桃、草莓、橘子瓣挨个往上串,就连传统山楂的口感都变好了,还裹上了干净包装。如今冬街头,“糖葫芦,冰糖葫芦”的叫卖声仍此起彼伏,只是早没了真人吆喝,全是扩音喇叭里的录音。

是扩音喇叭里的录音。

“磨剪子嘞,戥菜刀——”过去磨刀师傅的吆喝,也是胡同里的常客。干这行的多是满脸风霜的老人,他们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车后座驮着全套家当:一条窄长的木凳、几块粗糙的磨刀石,转起来“嗡嗡”响的砂轮,还有些缠着手帕、叫不上名字的小工具。谁家生锈发钝的菜刀、剪刀,递到他手里,那双手爬满老茧的手便熟练地打磨起来,没一会儿工夫,原本黯淡的刀剪就变得锃亮锋利,又能接着为一家“效力”了。

除此之外,过去崩爆米花的、卖鲜牛奶的、收废品的,都有各自的叫卖声,它们都曾是生活里的常客。可时至今日,这些叫卖声要么彻底消失,要么越来越少见。人到中年再回想,才发觉那些藏在吆喝里的旧时光,原来是那么珍贵、那么美好。

## 档案里的通辽印记



刘冲军属证明书。

# 一纸军属证 半部烽火史

在开鲁县档案馆浩瀚的馆藏中,一份编号“军字第025号”的军属证明书静静诉说着红色岁月里的历史往昔。

这份1948年6月由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第六师五位首长联合签发的证书,以工整的竖排繁体字记录着:“兹有本部刘冲系热河省开鲁县崇仁区人,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六日参加我十六团二营部工作,特此证明。望该地各级民主政府、军属优待团体,根据东北政委会优待军属条例之规定与其家庭经济状况予以优待为荷!”寥寥数语,不仅勾勒出一名普通战士的从军轨迹,更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军民关系的鲜活见证。

彼时正值土地改革高潮,农民分得土地后,参军保田运动席卷乡野。

刘冲的入伍,正是这一时期农民为守护革命果实而投身革命,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军民鱼水情。

这份泛黄的军属证明书编号规范,内容简单,但军人信息、家属关系、发证单位等核心要素均已具备,体现了战时政权对军属权益的制度保障雏形,印证了解放区军属认证的规范化。更为研究解放战争时期地方治理、兵役制度及社会动员提供了珍贵档案素材。证明书中早已消失的“热河省开鲁县”的行政区划名称,也成为历史地理变迁的又一个实证。

(金鸣)

## 人在旅途

# 库伦有个天鹅湖

□马俊华

听说在库伦旗库伦镇辖区的科尔沁沙地深处有个天鹅湖,环境优美,就是路十分难行,非得好的越野车不可,我十分向往而又抱憾。欣喜,今年仲夏,应朋友之邀同往。那日午后四时左右,避过一天中最为炎热的时刻,几个人乘坐一辆四驱越野车从库伦镇出发沿库开公路北行。

车上边聊边赏景,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公路两侧郁郁葱葱的玉米地,各田块的玉米像约好了似的,没有一株掉队,皆一人多高,整齐划一如同威武战阵,田地外围的树木又如同猎猎旌旗,目之所及,这般良田足有千亩。穿过良田,公路两侧又出现成片杨树、柳树、榆树,枝繁叶茂,竞相生长,车行其间,宛行林区。又走了一段路,两侧忽然朗朗开阔,一座百十来米的长桥横跨眼前,桥下溪水东流,蜿蜒曲折,波光粼粼。溪流两侧滩涂上灌木、水草丛生,并与山上树木相接。良田、溪流,很难使人相信这里毗邻科尔沁沙地。车过大桥,先是临路一排杨树、柳树,这排树之后都是松树,以几十米的宽度在公路两侧向北延伸,俨然是公路的守护者。这时,我的视线越过松顶看到远处的沙坨子,知道已经进入科尔沁沙地,脚下的公路如黑色的绸带在沙地中向北飘去。

在公路上行驶20多公里后下路向东北方向驶去,先是走由公路到沙土路过渡的简易沙石路,不久便是土路了。说是路,无非是在软软的沙土上留有深深的车辙而已。车行一会儿便似乎与世隔绝,举目远望,到处是高高低低的沙坨子,没有房屋,没有路人,手机信号十分微弱,时有时无。车子上下颠簸,东西摇晃,常常是“低吼”前行,黄沙飞速甩向身后,一路留下两道深深的印痕,我们死死抓住车门上的把手生怕被甩出车外。

车子艰难前行,忽见左前方枝叶稀疏的柳树上落有两只斑鸠,车开近后便向前飞去,和车同行,前面竟然又冒出来好几只,结成了小群,在车附近以低飞慢飞的方式表达着它们的欢迎。地势平缓下来,远远的有大片黄色映入眼帘,这就是令人郁闷的明沙,明沙上已有规整的方草格子,这是人类的杰作,走到近处,但见每个草格中都有一株长着几片叶子的幼树,将来它们定会枝繁叶茂。我不禁想到战天斗地的库伦精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面对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三的严峻形势,库伦旗委确立了走生态发展的思路,在老书记巴彥孟和的带领下植树造林改造环境。一任接着一任,一代接着一代,库伦人植树造林的脚步没有停歇,现在库伦旗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三十四(含灌木)。

车子进入低洼处,眼前一亮,出现了两个水泡子,目测大的最大直径百十来米,小的二三十米,水面周边潮湿处,长满了小柳树、芦苇等绿色植物,有两三只鸽子般大小的黑色长腿水鸟在浅水处觅食,这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大自然的馈赠。

车子继续前行,向着沙地深处,又看到了多处草方格子,朋友介绍说,这样治沙大的一片过千亩,今年治理了三万多亩。又看到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子,也都有水鸟静静地守候在那里。

车子终于停下来了,前面出现足有千亩大的水面,朋友说这就是天鹅湖。我们迫不及待地奔向湖边。这是个不规则的近乎圆形的湖面,湖面南北略长,西南处有些凹进,并由高沙坨子挡住视线。湖面上可不似先前仅有几只小型水鸟驻足,而是有数百只的黑色鸭类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大自然的静谧,几十只为一群朝着一个方向慢慢游动。不时有鸥鸟在湖上忽上忽下地飞着,离湖面很近,几米之内,它们飞着飞着猛地俯冲水面啄食再起。临近东岸的湖里有一棵高树,扛不住湖水的浸泡叶子全无,而这正好给大型水禽鸕鹚提供了歇脚的地方,有五六十只鸕鹚在树枝上休憩,时不时梳理一下黑色的羽毛。鸕鹚一会儿上树,一会儿下水,无拘无束,根本不受我们的惊扰。湖的西北方向靠近岸边有二十几米长的一条高高的蒲草带,蒲草的翠绿十分显眼,提醒来人这是“水乡”。岸边俯视,近岸湖水清澈干净,没有一丝尘垢,里面生长着一些细枝小叶不知名的草类,离岸一两米远水色开始变得墨绿,湖水深了下去。

沿着湖畔观赏一阵,又乘车向北又向东绕湖而行。再看湖的西、北、东三面,黄沙已被方草格组成的巨网所束缚,庇护着湖水。方草格内有杨树、榆树、山杏树的幼树,闭目遐想,若干年后杏花满山、绿树成荫,带着亲朋好友再来此该有多么惬意。

车绕南岸向西北返程,朋友说这是另一条路。这条路所经之处先是坨沼地貌,有树有草,少见明沙,又看到几处水泡子,还是那样清澈明亮。车行慢时看到近处生长成片的二三十公分高的麻黄草,这种草既能入药又能固沙。朋友介绍这里的草药还有柴胡、苦地黄等种类。路途不远景致渐变,地势相较平缓,路两侧出现了多样树木,有山里红,枝叶茂密,绿色的果实挂满枝头;还有枫树,只不过过来罢了,若在霜后定会看到一片火红;还有枝干粗壮的蒙古栎、槐树、榆树……树荫下有嫩绿小草。朋友说此处还有菩提树,我顿时振奋。今年春季在资料上看到库伦旗有古树小叶菩提树群落,有一株已有1200年的树龄,想看看但始终未成行,今天竟然不期而遇。车停下来,朋友告诉我眼前几棵树形壮美的便是菩提树。近前观察,树的主干呈现灰白色,树皮没有什么褶皱,十分平滑,给人以坚硬之感,树干底部几条根须牢牢深入地下,可抗狂风的吹拂,树冠如巨伞,椭圆形的叶子为其涂上了绿色。传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菩提树被赋予了智慧的意义。看着菩提树似乎触摸到远古的文明,先民们埋下种子,浇上天鹅湖的水,发芽破土,经年累月,终成大树。每逢节日,树林中欢聚,饮着马奶酒,欢歌起舞,虔诚祈福。车又前行,朋友说这里是敖伦林场,如果徒步往深处走风光无限。

天鹅湖一行虽说很累,但却享受了自然风光,让我回味无穷。我想天鹅湖不仅仅是人们称谓的那个大湖,而是以它为中心周围大小水面组成的群落,历史上它们可能融为一体化。在这浩瀚的沙地中,它们如同天鹅一样圣洁,充满灵气。